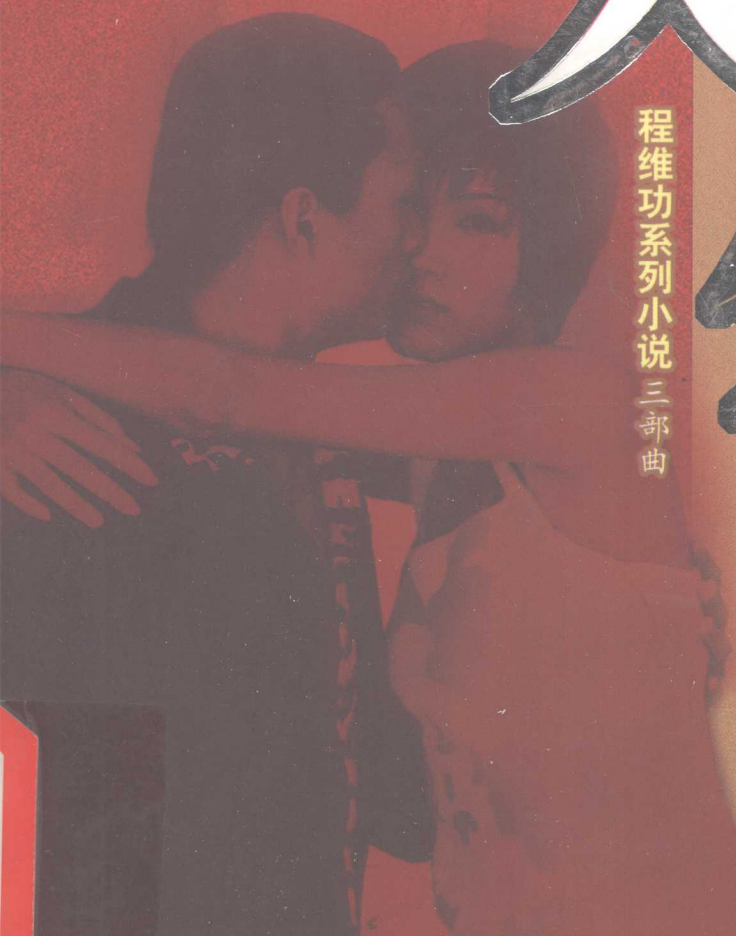


程维功 著

一幅权钱交易，权色交易，
钱色交易下灵魂扭曲的复杂图画

交易

程维功系列小说三部曲



太白文艺出版社

程维功系列小说

三部曲

交易

程维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维功系列小说三部曲/程维功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80680-388-2

I.程... II.程...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8030 号

程维功系列小说三部曲

交 易

程维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00×1000 毫米 16 开本 60 印张 12 插页 75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388-2/I·279

总定价:84.00 元(本册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610000)

内 容

简NEIRONG介

这是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这是一场人性与兽性的搏斗；这是一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钱色交易的闹剧；这是一次撕心裂肺的苦难历程。

苦命美少女，自幼被卖，不幸羊入虎口，失身后沦落风尘，在老板、官宦间周旋，备受摧残，最终惨死他乡；美貌大学生，为工作、贪享受、抛恋人、攀高枝、洞房夜起事端，遭遇奇耻大辱；贪婪市长，道貌岸然、四处留香，玩女人、寻刺激、金屋藏双娇，恶贯满盈、贪脏枉法终入监；调查组长，目无王法、吃喝玩乐、颐指气使，娱乐城里无理取闹，留下一段笑柄。

小说人物形象刻画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故事情节生动感人，读后让人唏嘘不已。

曙光初现,城市罩上一层金箔色的薄雾,蔚蓝的天空缀满了金色的云彩,把天空染成了红蓝斑驳的颜色。随着朝阳冉冉升起,城市的轮廓渐次亮丽清晰。街上的行人多起来了,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几年前这儿还是一片庄稼地,如今已是楼房鳞次栉比,街道宽阔笔直,花园绿地错落有致。M市东移,实在是改革开放的功绩。那阵子兴起招商热,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商人都招来赚大钱。所以新城脱颖而出。

新城中间,有一座用粉红涂料粉刷的三层阁楼,与周围瓷砖贴面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它是有些大煞风景,但它是先知先觉的象征。当年新城初建,资金困乏,一时红火不起来,市上就有意给了新城一些政策上的倾斜。大款赵大洪慧眼识珠,率先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这座三层阁楼,开起了那时方兴未艾的歌舞厅。名曰“梦露歌舞厅”。粉楼在那时确实充当了引领潮流的角色。

短短数年,粉楼便从鹤立鸡群变得鸡立鹤群了。世事盛衰千变万化,几曾何时,说不定代表腐朽的粉楼又将从人们视野中消失,然而,粉楼内演绎的红尘故事却永远留在人们记忆里。

太阳升老高了。有点发胖的赵妈向三楼那间大屋子喊:“快起来吃饭哟!都十点钟了,你们这些懒猪!”

角房里传来儿子赵天的埋怨声:“妈,你别骂好不好?骂跑了就没戏了!”

赵妈嘟囔着回灶房去了,“伤天理的!”

赵妈本不同意丈夫和儿子开歌舞厅的,可改革开放把人的心放野了,她还能管下谁?好在歌舞厅蜂拥而起,光这新城就十多家,必定危险系数小些,再说这歌舞厅是借“妓”下蛋,收入还着实可观。所以她也就半推半就地当起了半老板娘半伙夫头。

梦露歌舞厅自从来了红歌女红芬以后,生意更加火爆。

太阳从南边的窗子斜射进来,刚好照在床西头的红芬、红芳头上。红芳

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推推身旁还熟睡的红芬，小声叫：“芬芬，起吧！老板娘又吵了！”

“嗯！”芬芬翻了个身又闭上了眼睛。

芳芳凑近她耳边小声问：“哎！昨晚干了？”

“嗯！”

“给了多少？”

“二百。”

“哎！我说你们到底吃不吃早饭啊？叫我午饭给你们啥时做呀！”赵妈又在下边嚷开了。

舞女们陆续起床了，陶陶和丹丹又为些小事磨牙拌嘴。来到楼下，餐桌上放着几碟生腌黄瓜、蕃茄。芳芳皱着眉头说：“老板娘，又让我们吃蒸馍就黄瓜？几天把我们都吃成黄瓜脸了。”

“那还不是好菜！”赵妈说，“黄瓜香脆可口，美颜玉容，西红柿色鲜味香，滋补五脏六腑……”

没等赵妈说完，芬芬给芳芳使了个眼色，二人便跑到街上。芳芳问：“吃啥呀？”

“羊肉泡。”芬芬说。

“该谁破费？”

“你别管！”芬芬说着，掏出手机呼叫，“常哥，我呀！还没吃早点……肚子饿得咕咕叫了！快来呀！天良羊肉馆……”

不大一会儿功夫，一辆车门上标着“工商”字样的昌河小面包车疾驶而来。在“天良羊肉馆”门前停住，从车上走下来一个面容清癯、干练利索的小伙子。芬芬、芳芳立即迎上去叫：“常哥！”

这个名叫常柯的工商干部招了招手小声说：“进去上二楼，什么话也别说！”

于是她俩进羊肉馆去了。

常柯吭吭嘎嘎清了清咽喉，掏手帕擦嘴擦手，然后进了天良羊肉馆。女老板立即大声说：“啊呀！常科长来啦！快里边坐！”掌勺的王师傅也把铁勺在锅沿上磕了两下大声说：“常科长，吃羊肉还是羊头肉？”

常柯举起两根指头：“两碗双份羊肉，外带四个饼子端到二楼！”于是他 also 咚咚咚上了二楼。

这会儿，早上吃羊肉的高潮期已过，那个小间里就他们三个人。服务员很快就把羊肉端上来了。他指点把羊肉放到她俩面前。服务员出去了，她俩说：“常哥，你先吃！”

“来！”他说，“一人给哥喂一口！”他把嘴伸过去，她俩一人给他喂了一块肉，他吞下嘴里的肉，看着她俩吃着，小声说，“记住！从今后白天别显山露水，晚上要怎么都行！我还有事先走了。”说着，起身走到门口，见再无他人，闭住门回头说，“来！吻别！”

于是，她俩跑过去与他亲吻，微笑着目送他走了。

二

黄崖中学就要开歌咏比赛会了，班主任兰老师急得热锅上蚂蚁似的。面前站着的这位初一女生，十五、六岁了吧，一副好歌喉，却穿得破破烂烂，头发随随便便用根红毛线向后扎着，像给黄世仁家当丫环的喜儿一样。她真难以想象，现在还会有这样贫穷的家庭。她提高了嗓门说：“黄莺，下周开歌咏比赛会，把你的新衣服穿上。”

黄莺脸绯红，低着头说：“我没有新衣服。”

“让你父母给你买一套嘛！把你好好打扮打扮，这么荣耀的事其他人争都争不上呢！”

“不……不！”黄莺涨红了脸说，“我父母从不给我买新衣服，我穿的这身还是从旧衣摊买来的。”

“唉！那该怎么办呢？比赛在即，你该不会就这样上台吧！”

黄莺用祈求的目光望着老师说：“兰老师，取消了我的名额吧！我真的不想上台表演。”

“那怎么行！全指望你给咱们班争分呢！”她沉思了一下说，“你先去吧！”

黄莺去了，她又通知班长张翔召集班干部到她房里开会。

你看这几个花枝招展的翩翩少年，穿着簇新划一的校服，笑闹着向班主任房走去。班长张翔说了句什么，文体干事刘云在他的胖屁股上掐了一下。张翔“哎哟”一声，一个蹦跳，“咳！别耍流氓哟！”

生活干事孙力说：“那就叫母狗不摇尾，公狗不奔身！”

刘云又捧着打孙力：“你才是标准的狗！”

学习干事苏娴用她习惯了的老师训人般的口气说：“文明点！文明点！”

背课文结结巴巴，说烂话却对答如流。”

说着，笑着，就到了班主任兰老师房里。

从兰老师阴郁的目光里大家似乎已觉出了冬天般的肃煞，刚才春天般的笑声霎时变得如秋风萧索，每个人都绷着脸，静静地望着兰老师。

静默了好一会儿，兰老师开言道：“歌咏比赛在即，我们的唱歌能手却衣衫褴褛，这能作为一个形象天使走上舞台吗？”

大家都不言语。

兰老师说：“刘云，你和黄莺好，说说她家的情况！”

刘云说：“黄莺的父母是拾破烂的。”

大家面面相觑，似乎是第一次听说。

刘云接着说：“家庭是穷点，但据我所知还不至于给她买不起新衣服，关键是她不是她父母亲生的，是买来的。她弟弟是亲生的，我见过她弟弟，穿得挺神气的。”

“嘘！”苏娟唏嘘一声，“那真是太缺德了！”

“还有更玄乎的，”刘云说，“黄莺说她会有穿新衣服的一天，那将是她又一个末日……”

孙力说：“刘云，你说书人似的，一个悬念接一个悬念。”

“哈！”把大家逗笑了。

兰老师也忍不住笑了。“刘云，别卖关子，快说！”

“就那样嘛！”刘云瞪眼努嘴说，“她爹妈之所以让她上学读书，是为了将来卖的钱多，你想，有朝一日，她长得如花似玉了，又学得一定文化知识，再把她打扮包装一下，不就到卖她的日子了吗！”

“哈哈……”大家都笑出了声。笑过后又觉得这笑是苦涩的。苏娟眼内甚至渗出了泪水。

兰老师也觉得心里酸楚楚的，“噢！原来如此，怪不得全班同学都订做校服，唯独她家不同意。大家发表意见，看这事如何办？”

苏娟说：“我看发动全班同学捐款帮助黄莺同学，给她做一身校服，再买一身新衣服。”

孙力说：“这主意到很好，不过那不更助长了她父母的坏心眼了吗？再说，同学们本身负担就重，每个同学都会同意吗？”

苏娟说：“那就派一个调查小组到她家去一趟，做做她爹妈的思想工作……”

“去一个联邦调查局也不算事，”刘云打断她的话说，“那黄脸婆我见过，能说会道，尖酸刻薄，她一定会说：噢！是是是！对对对！手心手背都是肉，我还能对哪个好哪个不好！可是你人一走她照样是坏坏肺瞎瞎心。唉！人生啊！亲娘老子都能撇下你不管，就别说寄人篱下了！”

刘云一定又想亲妈了！苏娴想，回头看，刘云眼内果然蓄满了泪水。

“唉！”兰老师长叹一声。心里想，这改革开放纵深发展，世事越来越活了，世人也越来越富了，可还是有的人哭有的人笑啊！

一直沉默不语的张翔这时候发言道：“兰老师，我看那倒不是什么大问题，让我回家把我妹妹的衣服拿一套让黄莺穿上。”

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刘云甚至还显出一种惊讶怪异的表情，张翔一眼就看出来了。

兰老师微微一笑说：“这样也好。”因为她对张翔的家境了如指掌，她和张翔的母亲是同学又是要好的朋友，张翔的母亲高霞是建行行长，他父亲张伟是法院副院长。这样家道的姑娘平时有十套八套好衣服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好多上好的衣服穿一次两次稍显过时就弃之不用了。于是说，“事不宜迟，张翔你第七、八节课时就回家去取，拿来让黄莺试穿！另外，刘云！”

“在！”刘云答道。兰老师问：“合唱队其他同学的服装都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刘云说。兰老师又安排：“孙力、苏娴，你两把所开列的道具、鲜花、小红旗什么的务必在星期天下午备齐！”

“是！”孙力、苏娴齐声应道。

临走的时候，兰老师又叮咛张翔：“除过衣服，发夹、头花什么的凡需要的也都拿来。对你妈说，权当她支持我一下。”

“没问题！兰老师，”张翔一边往出走一边说，“我家没有吝啬鬼皮！”

出了兰老师房，刘云歪头把张翔左瞧右看，上下打量说：“张翔，你这么牛高马大，胖得像只装满粮食的口袋，据我不太准确的猜测，你妹妹虽不会有你这么高大，但起码矮墩墩胖嘟嘟，她的衣服黄莺能穿吗？”

张翔回头乜了她一眼说：“难道你比我更了解我妹妹！”

“那么你认为你比我更了解黄莺？那就试试你的眼力吧！”刘云说着，做了个鬼脸跑走了。

张翔很快就把衣服拿来了，有了上午刘云和张翔的对话，几个班干部都围在兰老师房里看黄莺试衣服。可黄莺紧抓袄襟说什么也不愿脱她身上的衣服，还把上前劝说并动手解她钮扣的刘云推了个趔趄，然后转身跑出去

了。

大家都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兰老师不解地说：“这黄莺怎么这性格？”

苏娟说：“黄莺性格内向，又犟又倔，尤其是听见别人说吃论穿她扭头就走。平时好像只和刘云合得来，今天怎么也不认她的账了。”说着，看了眼刘云。

刘云仰头忽闪着眼睛在想什么，忽然跳起来说：“我就不信我弄不清驴肚子里害的啥病！”说着，跑着去了。

黄莺正一个人靠着操场上的篮球架抹眼泪，刘云来到她的身后说：“黄莺，你怎么啦？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

黄莺转身就把她推了个趔趄，“你想丢我的丑！别人不知道我，你还不知道？”

这一掀倒使刘云恍然大悟。她眼瞪了一忽儿就告饶，“好黄莺，原谅我，我忘了！我这就去对兰老师说。”说着，转身又走。

黄莺对着她的背大声说：“管好你的嘴，光说我不愿意上台演唱。”

刘云对兰老师回话说：“黄莺不愿意上台演唱，你最好单独找她谈谈。”

“什么？”兰老师真的有点动怒了，“不愿意拉倒！离了她那红萝卜不摆席啦！”

兰老师当了十多年班主任，自认为是做学生思想工作的老手，对她带过的学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她热爱音乐，自认为一般能歌善舞者大都性格开朗活泼，喜欢表现自我。登台表演对他们来说那是盼之若渴求之不得的事情，可这个黄莺却让她纳闷。思来想去，她还是不想放弃这个艺术花蕾，也不想失去这个探索学生心里的机会。于是黄莺又被传到了她的办公室。

她语重心长地对低头站在面前的黄莺说：“谈谈你的想法，别拘束，我一定理解你，说说，你为什么不愿意上台演唱？”

“我穷，我买不起新衣服！”

“给你借来衣服你为什么又不穿？”

“我怕把人家的衣服穿脏了！”

兰老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向她走去。

黄莺本能地又抓紧了袄襟。

“松开！让我看看！”兰老师解开黄莺衣服上边的两颗钮扣，拉开袄襟向里看了一眼，便怔在了那里！黄莺穿一件破烂不堪的花布内衣，真称得上千疮百孔。看那景况，手指一点就会破一个洞。

黄莺的眼泪流了出来。

兰老师走回桌旁，双手撑头，眼内涌满泪水说：“黄莺，原谅我对你了解关心不够，别哭！抽空我一定去家访，会会你的父母。”她掏出手帕擦了把眼泪，然后起身去翻衣箱，她从箱底取出一身粉红线衣给她说，“这是我嫌小了的——一身线衣，不太旧，给你！”

“我不要！我不要！”黄莺双手挡住说。

“拿上！”兰老师命令似的说，“全当你从垃圾堆里拣的！全当一个不称职的母亲送你的！”

黄莺哭得更伤心了。

兰老师又从身上掏出10元钱给她，“你也别说不，为了班集体演唱，全当是班费开支，去吧！好好洗个澡，理个发。孩子！勇敢地活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三

天网恢恢，铁窗如笼，大宝再急也不得不熬他的十年徒刑了。毕虎和引弟正在为他减刑而四处活动。

妈死了，大宝走了，家务重担就全落在引弟一个人身上，好在引弟从小就练就了操持家务的本领，把个几口之家的生活全不在话下。况且，有毕虎和肖丽相帮，生意继续做，日子照样过。

盼人穷后悔了，逞能一场，鸡飞蛋打，过去虽厌恶叶子，但吃饭穿衣还得靠她，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惯了，如今独对四壁，想发个脾气也找不到对象，更不用说饥一顿饱一顿肚子难受得让人心烦意乱。他考虑过与金金合二而一，但金金还是那个老顾虑，怕狗蛋把她赶出门就再回不了家了，将来落个尸骨无归。

好在引弟心肠好，隔三错五差阿蛋去看他，及时地把钱和面、油等生活用品供应。

别看盼人穷在老婆孩子面前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到孙子跟前却喜眉笑眼像低了班辈一般。阿蛋长成了英俊少年，上了初中。活泼健壮，爱打篮球踢足球。头脑日趋成熟，有了思辨能力，也敢在盼人穷面前说三道四。那天他说：“爷爷，你一辈子倒弄下啥吗？你看星星爷（敢明），月亮爷（东升）都混得人模人样的，你怎么过得这么可怜！”

“嗨！”盼人穷不服气地说，“你娃芽芽懂啥？爷爷那时领导社员大跃进

放卫星亩产万斤粮,他们是啥?是我领导下的小社员,我让他们立正他们就不敢歪站着!”

“我都听说过,那是吹牛皮放大炮哩!”

盼人穷说:“瞎就瞎在集体解散,分责任田到户,要是生产队还在,嘿……”

阿蛋打断他的话说:“再别做白日梦了,爷爷,你想的那种吃大锅饭,磨洋工的日子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你看农民们把责任田弄得多好,家家仓满屯溢,粮食多得吃不了。栽椒植果经济都翻了身,你把咱家的责任田做好还怕没钱花吗?”

“啊呀!一个人去地里干活,寂寞死了。”盼人穷不耐烦地说。

“爷爷,那我星期天陪你一同去地里干活。”

“好好好!”盼人穷拗不过阿蛋,只得答应,“我倒要看看你的能耐!”

星期天,阿蛋早早就回到老屋,把奶奶当年用过的锄、镰、镢、斧,整枝的剪刀都找出来,用石块磨掉上边的铁锈,催促盼人穷快去责任田劳动。

阿蛋一边擦拭农具,一边想着奶奶在世的日子,奶奶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放的有条不紊。牛哞,鸡叫,猪哼哼,好像争相为奶奶唱赞歌似的。奶奶去了,猪卖了,鸡卖了,黄母牛也被人牵走了。院子冷冷静静遭霜打了一般。盼人穷从不扫院子,炕上的被子几十天都不叠,看着尘埃满布的家,想着奶奶就吊死在炕上方的横木上,阿蛋眼蒙了层雾,想哭……

在去田里的路上,碰见良伟和秀梅从山上拾柴禾下来。阿蛋兴高采烈地同秀梅他们打招呼。良伟却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秀梅说:“看阿蛋多懂事,热爱劳动,一让你干点活就眉头挂把锁!”

“我就不爱劳动!”良伟顶嘴,“都当农民,只知道把太阳从东山背得落西山,把地球修圆又修扁,知道什么是电子时代、电脑、联网?粮食产得再多,卫星上得了天?”

四

夜幕降临,城市在午后的短暂宁静后又复又喧嚣起来。露天舞场的舞曲响了,越来越多的舞步合着音乐的节奏点击大地。天园广场内灯火辉煌,游人如织,十几台VCD播放着不同歌曲,音响在空中碰撞、汇合,杂乱无章地冲击着人的耳鼓膜。

梦露歌舞厅的大厅内,十几个舞女一字儿坐在沙发上,个个打扮得花枝

招展、粉黛桃色。陶陶在“咯嘣咯嘣”嗑着瓜子儿，丹丹在修剪涂了指甲油的红指甲。芳芳挤在芬芬身旁悄悄说：“芬芬，你说常柯今晚来吗？”

芬芬说：“管他来不！接谁还不一样！”

西装革履、五十多岁油光满面的席老板进了门，舞女们“哗”地把目光扯过去，待客人在老板娘的柜台前站定，又都忽地围上去。陶陶把她胖嘟嘟的粉脸几乎挨着了客人的脖颈。丹丹悄悄推了她一把说：“憨货！像啥样？”

陶陶回头瞪了她一眼说：“你不憨！不憨拉客人的手干什么？”

席老板抖愣了一下身子说：“滚开！滚开！我要红歌女。”回头瞅了眼坐在沙发上的芬芬说，“就要她！”

恰在这时，常柯进了门，大声说：“红歌女我已经包了！”说着去拉芬芬的手。

席老板瞪着眼说：“不行！不行！总还有个先来后到嘛！”

赵妈打圆场：“算啦！算啦！值得为一个歌女争吗！席老板，你就在这些歌女内另挑一个吧！”

“不行！”席老板态度强硬，“你们梦露就这规矩呀？”

赵天听见吵嚷声跑出来，他推开他妈大声说：“咱梦露有规矩！来！投标，谁给的钱多归谁！”

两个嫖客较上了劲，席老板说：“二百五！”

常柯冷笑一下，说：“三百！”

“三百五！”

“四百！”

“四百五！”

“五百！”

席老板看了看才二十多岁的油头粉面的常柯，提高嗓门说：“一千！”

常柯咬住尾巴不放松：“一千五！”

席老板瞪着双眼。

赵天劝说：“席老板，你就别和常科长争了。咱这儿群芳荟萃，难道再没你看上眼的？”

席老板转身要走，赵天连抱带拥把他弄到一个包厢里去了。

这边，以胜利者自居的常柯，眯眼笑着，点燃一支烟，拉起芬芬就要进包厢。芬芬挣脱他把手掌伸在他面前。

“啊呀！你这小精灵，”常柯打哈哈说，“还能欠下你的。”

“不行！”芬芬斩钉截铁地说，“不然我就跟那大老板去！”

常柯把烟噙在嘴里，拉开外套的拉锁，伸手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叠崭新的百元钞票数都不数就给了芬芬。

包厢里，常柯抱着芬芬说：“今晚掏了高价，你要好好侍候老子！”

“悉听尊便！跳、唱还是先上床？”

“按部就班！先抱着跳一会儿！”

于是芬芬便蝴蝶般抱着常柯飞舞起来。边跳边说：“常哥，你真是人常说的‘铁腿’，年轻轻哪来那么多钱啊？”

“嘿！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又不会造钱！”

“那你父亲一定很有背景？”

“他再有钱我也不用他的！”

“哎哟！常哥真是年轻有为呵！”

“其实很简单，说给你也无妨，我免了一个企业5万元罚款，他不该给我几个进舞厅的钱吗？”

“哈哈……”芬芬笑很开心。

“你笑什么？”

“我觉得我比穿蓝警服的女工商人员还强！”

“鬼精灵！”一曲跳完，常柯说，“唱歌吧？”

芬芬悠扬的歌声从包厢里传出来：“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岸上走/一根纤绳荡呀么荡悠悠……”

这个当时最流行的情歌，被那鸭嗓鸡喉的俊男倩女唱得千腔百调，可从芬芬嘴里唱出来，那真是吐翠流玉，婉转悠扬。

常柯还不满足，说：“唱得好是好，只是老调旧词，人都听腻了，唱个新编的吧！”

芬芬说：“我不会谱曲。”

“那就老调填新词。”

芬芬仰头眨了眨眼，清了清歌喉唱：“哥哥你钱扎手/妹妹我爱风流/恩恩爱爱心弦啊颤悠悠……”

常柯陶醉了，一下把她揽进怀内……

时代沉浸在歌舞升平中；硝烟弥漫中；痛苦哭泣中……时代中人似乎谁也不能理解谁。

五

张翔没有想到黄莺穿上他妹妹的衣服会有如此好的舞台效果，那织金线的深红紧身弹力服带裙套装，裙裾下沿一圈白色皱花。美发后的乌亮秀发在脑后梳成马尾状甩来甩去，活脱脱一个小天使形象。她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倾倒多少翩翩少年，张翔自觉得脸发烧发红，心里像吃了蜜糖一样甜蜜，他真想对人说，那是我的杰作……

刘云想象的其实刚相反，张翔身体高大壮实，他妹妹则长得小巧玲珑，活泼调皮，穿衣服、造发型追新逐异引领潮流。那天一说给黄莺配衣服他一下就想到他妹妹穿着这身衣服活泼可爱的样子，再审度黄莺，身材与他妹妹相差无几，所以就有了这次大胆尝试。害得他妈翻箱倒柜地寻，他妹妹翻来覆去地试才挑得这身衣服。从兰老师的表情看，对他的选择是满意的。比赛评选结果，黄莺得了独唱第一名，她与刘云的对唱也名列前茅。他们班还得了全校总分第一。

当比赛结束，黄莺又换上她的旧衣烂衫时，刘云看着她惋惜地说：“张翔把你从一个丑小鸭变成了小天鹅，这一卸装——唉！真可惜！”

“再别耍贫嘴！我生就丑小鸭的命。哎！刘云，说个正经事。”

“什么事？”

“我把借张翔妹妹的衣服洗净凉干了，请你转给他！”

“哎哟哟！”刘云阴阳怪气地说，“故弄玄虚吧！都一个班的同学，你还我还难道不一样吗？”

“不愿意交倒！”黄莺说，“看得起你才给你说，我只说你是班干部，公事公办，我给不就成了私……”话到口边又觉得不妥，把话打住。

刘云却不留情：“私什么？私人关系有什么不好！和张翔这样的干部子女私交还会吃亏吗？”

“鬼！想占便宜你交去！”

“鬼！心里有鬼才那么想！”

黄莺捶着刘云，二人抱着笑成一团。

周末，黄莺抱着装衣服的包袱在校门外路旁等，见张翔骑自行车过来了，叫住他说：“张翔，完璧归赵，把你妹妹的衣服还给你，谢谢了！”

张翔腼腆地说：“黄莺，我看你就别还了，把那套衣服送给你。”

“那怎么行！”黄莺说，“我怎么能无缘无故要别人的东西。”

“也无所谓无缘无故，”张翔说，“反正我妹妹衣服很多，有的穿一两次根本就不再穿了，我妈停一段时间就把积压的衣服给乡下的亲戚分送一次。你如果嫌这身不好，我给你选一身平时能穿的。”

“嘿嘿！”黄莺笑了，“张翔你把我看成装旧货的篮子了，我再穷也不要别人的东西。”

“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张翔急得脸绯红，“黄莺，你如果愿意，我对我父母说把你作为帮扶对象，帮你完成学业。”

“张翔，你的好心我领了，那事以后再说吧！”黄莺说着，转身跑走了。

张翔以前确实没有过多注意过黄莺，都一班同学，女生也不少，她又不是那种花枝招展或学习成绩特别突出者。经过这次歌咏比赛，特别是他知道了她的家庭境遇以后，忽然就特别想帮助她。这其中只出于一种同情心呢？还是夹杂着其它感情色彩？他也说不清楚。只是动不动就想盯着她看，越看越觉得她不应该享受非常人的生活待遇。她越是拒绝，他就越想帮助她。

那天吃早点时，他见黄莺一个人趴在教室后边的窗台上吃盐开水泡馍，于是不声不响地多买了个热蒸馍夹炒洋芋丝放在她旁边说：“正长身体要注意营养！”

“我不要！我不要！”她说，端着碗跑走了。

他怔怔地立在那儿，痴痴地望着远处，停了好一会儿，长舒一口气，拿起那个白登登的夹菜馍扔到前边的花园内去了。

“哈哈……”刘云在他身后大笑，“骚情碰了一鼻子灰，气得对蒸馍出气呢！”

张翔回头脸涨得通红，“刘云，你……”

“我什么不知道呀！你何时何地要给黄莺送什么我一概清楚！”

“哎！刘云，你说黄莺的处境不该同情吗？”

“是否还别有用心？”

“我别有什么用心？我就是想帮助她！”

“那么你这种精神就难能可贵了！”

“刘云，咱们一同帮助她吧！”

“那好啊！请班长指示！”

“你劝她接受我的帮助。”

“不用劝，你把东西给我，我有办法让她接受！”

“那太好了，你说先给什么？”

“梨！”云欣说，兴高意非里心，丁西来内数册受封意录黄贝眼张

“为什么先给梨？”两位爷个一群更出，份一人一册份西采典到干！行

半“梨——来，吃了梨她不就来了吗！”来虽即更小云欣！“善益之卷”

“好！”张翔笑了，“那我给你两只大黄梨，你们一人一个。”

不我“只要一个，两个她反而不要。”上黄黄，西来致黄余为立番三云欣

道到“好！遵命。”份个一，音得得献丁余得献明献丁离母父的云欣，少卷丁

这天课间，刘云故意拿着一个大黄梨在黄莺旁边用小刀削了一块吃，嚼得津津有味。脆梨的香味立即弥漫开来。黄莺转过脸去，嘴里不由得生出了口水。

刘云靠近她说：“哎！黄莺，这么香脆的梨都不想尝尝它的滋味？”

黄莺用一只胳膊挡开她说：“不不不！我又没什么给你吃！”

“谁要你给我吃呀！”

“好朋友贵在礼尚往来，只来不往关系几天不就砸了！”

“你就知道你将来发迹不了，到那时我都不能沾一点光啊！”

黄莺转过头来，“怎么！等我拾破烂发了财给你买辆小汽车呀？”

“那也说不准！”刘云说着，“嚓”把梨切了一半，“给！吃半个梨就负下涌泉之债啦？”

“你这什么意思？”黄莺说，“好朋友不分梨（离）你知不知道？”

“吃吧！”刘云用拿梨的手臂碰了她一下，“什么穷忌讳，吃了先看分得了分不了！”

黄莺说：“你一定让我吃我也就不客气了！”

黄莺从来不买零食吃，吃着这么好的梨真是香甜可口，余味无穷。好像一下子把她对世间一切美食的欲望都打开了。也许其他孩子对世间美食都吃腻了，可她却像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样对什么都觉得新奇。她从街上走过，瓜果菜蔬目不暇接，饭馆飘出扑鼻的饭菜香味，引得她生出满腮口水。可她摸摸口袋，却是空空如也。

再一天，刘云又分了半块夹肉饼给她，她没有推辞，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边吃边说：“刘云，怎么这几天生活水平大提高，夹肉饼都吃上了？”

刘云边吃边笑着说：“吃大头！不吃白不吃！”

黄莺停住，瞪大眼问：“此话怎讲？”

刘云怕说漏了嘴，忙改口说：“我奶奶打麻将赢了钱，每周多给我 20 元